

剂,于人情病情两得之,盖以待期疗法处理伤寒,徐待机转,于病家危疑震骇之情,未尝无补,且伤寒未有特效疗法之前,进服叶氏之方,视彼经方家误用汗下令人强死者,其外失人情,内违病情,不能不谓此善于彼矣”。

章次公认为无论是对张仲景还是叶天士,都不能片面对待。

“守一先生者言，徒取于叶天士轻描淡写之剂，敷衍伤寒之笃病，以防变为卸责地，是又庸医之素行，与以方家始终执汗下之剂以应病者，厥失惟钧。故于二家之法，当节取其长可矣。”

“夫治伤寒者，固不能舍仲景书，然徒守仲景一家之言而无视他人，则治伤寒者岂南阳一帙外，晋唐以后之方书，并可付之秦火矣。”

秦伯未、章次公的这些看法,是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。目前,对伤寒温病各有所长,二者应该统一,已成为共识。但是对一些具体问题,其实讨论尚欠深入。许多医家认为寒温应该统一,争论是不必要的。其实,在求得统一这个目标的指引下,真理是越争越明的。反之,不加讨论的统一,只会形成貌合神离。

这里就章次公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一讨论。

(1) “亲友中寒寒热甫起者,即延予诊治,随投以桂枝、麻黄、柴胡、栀子、白虎、葛根芩连汤等,无不备尝,譬之逆水上行舟,竟尽心力,而效果殊微,更事既多,始恍然徒奉经方以为名高者之失,转而推用叶氏所创平淡轻灵、滋阴存津之方,以其与西医之待期疗法,不谋而合。”

运用待期疗法治疗肠伤寒症，祝味菊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。但他同样反对叶天士滋阴存津之方，而仍用麻桂，称之“本体疗法”，取得较好的疗效。章次公曾为祝味菊《伤寒质难》作序，不会不知道。可见待期疗法并不一定要用叶氏法，仲景法也可以用作待期疗法。

又如姜春华也批评叶天士,但并非“奉经方以为名高”,主要是因为不满意叶天士治病的疗效。他说:“章虚谷《医门棒喝》替